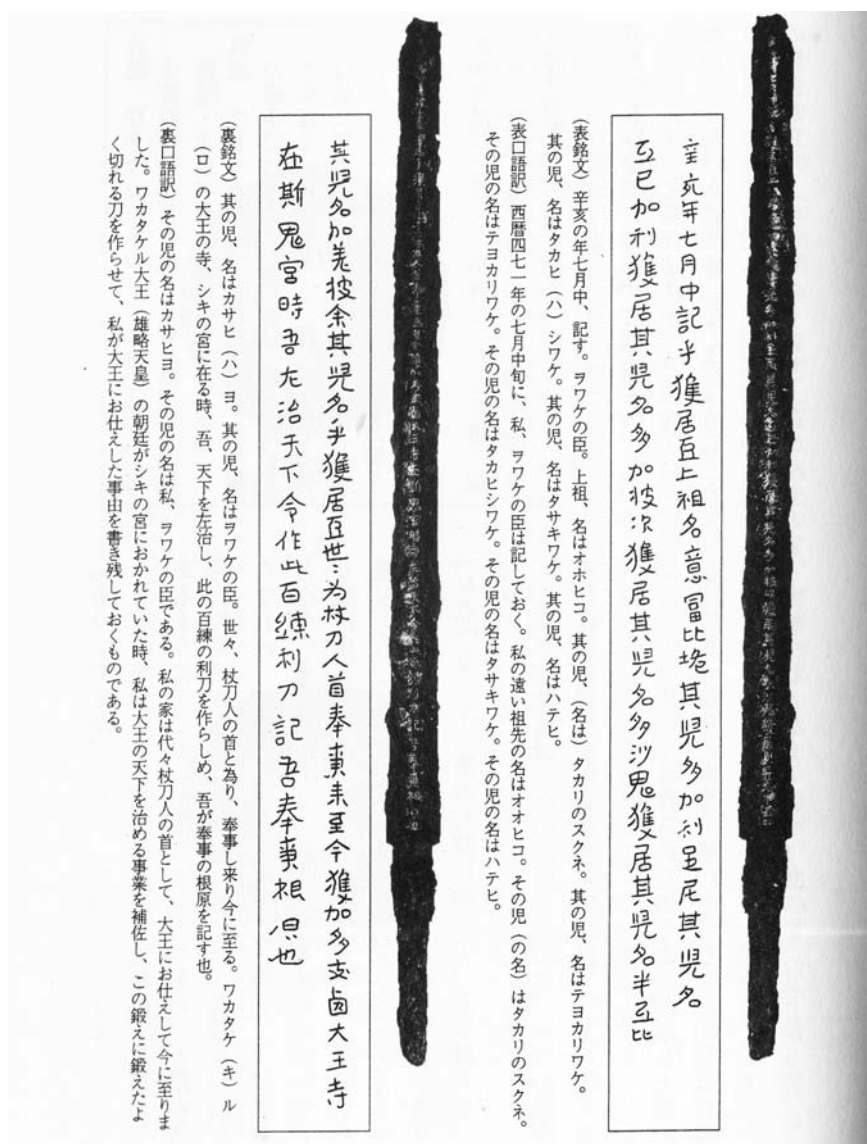


漢字「日本化」的進行過程——

日本漢字簡介



室丸年七月中記乎獲居臣上祖多意富比境其兒多加利呈尼其兒名
 己加利獲居其兒多加彼次獲又居其兒名多沙鬼獲又居其兒名半云比

〔表銘文〕辛亥の年七月中、記す。ヲワケの臣。上祖、名はオホヒコ。其の兒、(名は)タカリのスクネ。其の兒、名はテヨカリワケ。其の兒、名はタカヒ(ハ)シワケ。其の兒、名はタサキワケ。其の兒、名はハテヒ。

〔表口語訳〕西暦四七一年の七月中旬に、私、ヲワケの臣は記しておく。私の遠い祖先の名はオホヒコ。その兒(の名)はタカリのスクネ。その兒の名はテヨカリワケ。その兒の名はタカヒシワケ。その兒の名はタサキワケ。その兒の名はハテヒ。

其兒多加美彼余其兒名乎獲居臣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未至今獲加多支上國大王寺
 在斯鬼宮時吾尤治天下令作此百練利刀記吾表奉事根也

〔裏銘文〕其の兒、名はカサヒ(ハ)ヨ。其の兒、名はヲワケの臣。世々、杖刀人の首と為り、奉事し來り今に至る。ワカタケ(キ)ル(口)の大王の寺。シキの宮に在る時、吾、天下を左治し、此の百練の利刀を作らしめ、吾が奉事の根原を記す也。

〔裏口語訳〕その兒の名はカサヒヨ。その兒の名は私、ヲワケの臣である。私の家は代々杖刀人の首として、大王にお仕えて今に至りました。ワカタケル大王(雄略天皇)の朝廷がシキの宮におかれていた時、私は大王の天下を左治める事業を補佐し、この鍛えに鍛えたように切れる刀を作らせて、私が大王にお仕えた事を書き残しておくものである。

圖一.1：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銘文

宮本 徹
 日本放送大學教養學部
 古今論衡 第 27 期 2015.4

「音樂」的「樂」；raku是「悅樂」的「樂」；gou/gyou是「樂欲」之樂。此意味著「樂」這一字至少代表三個詞。

再舉一個例子，「木」字在日本漢字音中也有兩個讀音：moku和boku。表示木材、木料的「材木」，一般稱作zai-moku；表示大樹的「巨木」，一般稱作kyo-boku。這兩個詞中的「木」字，雖然一個唸成moku，另一個唸成boku，但它們基本上都表示樹或者木料，意義差異不大。^❶此與「樂」字的情況很不一樣。我們試翻閱《廣韻》，即知「樂」字確實有三個記載；相反，「木」字唯有樹木，《說文》曰：「木，冒也。……莫卜切」的記載（卷五入聲屋韻）。在中國，「木」字應該始終只有一種讀音，但是在日本，它卻有兩種讀音。

像「木」字那樣，日本漢字可以有兩個以上與意義無關、但又有區別的讀音。這些讀音既有系統性、又有區別性，可以分析為幾個層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吳音」和「漢音」這兩個層次。

上文已陳述，直到公元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因為與朝鮮半島的交流頻繁，所以日本開始透過朝鮮接受漢字。由於漢字的接受（更準確地說是使用漢字書寫文獻的接受），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因而日本漢字音就包含了多層面的漢語原音，即時間或空間相互不一致的幾套語音系統。朝鮮、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地區與日本相同，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接受了一大批漢字。但是朝鮮和越南的漢字音，並無像日本形成整齊的層次，所以漢字接受的連續性，只是形成發音方面層次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

目前我們對「吳音」的基礎方言為何、「吳音」是經過何地傳入日本（雖然經過朝鮮半島的可能性最大）等基礎問題還有疑慮；但是一般認為，「吳音」的基礎方言主體，在時間上應為稍早於狹義中古音（即《切韻》音系）的某種音系，空間上應為和《切韻》稍有距離的某種方言。

相反，「漢音」的情況我們了解的多一些。它的基礎方言，時間上是晚於《切韻》音系，即唐代中期的長安方言，以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反映的語音系統，最接近「漢音」的讀音系統。

日本漢字音在「吳音」、「漢音」等名目下，不是零散地而是有系統地將它所根據基礎方言的某些特徵保存下來。這是日本漢字音的最大特徵。

❶「木刀」（用木料做的刀，即木劍）唸成boku-tou，「樹木」唸成jyu-moku，從此可看出moku和boku間的語音區分，與意義區別（木料和樹）無關。

表一：吳音、漢音、唐音的比較

	「行」	「經」	「木」	「頭」	「遲」
吳音	gyo	kyo	moku	du	ji
漢音	ko	kei	boku	to	chi
唐音	an	kin	mo	chu	shi

※（從沼本克明，1986 摘錄，見頁 5）

表二：日本漢字音的來源

	「經」	「木」	「遲」
吳音	kyo ← keŋ	moku ← mōuk	ji ← ɕi
漢音	kei ← kiɛŋ	boku ← mbōuk	chi ← tʰi
唐音	kin ← kiŋ	mo ← mu	shi ← tʂʰʅ

表三：日本漢字音的基礎方言和傳播方式

	基礎方言	傳播方式
吳音	較早《切韻》音系的系統	佛典
漢音	唐代長安方言	漢籍和密教佛典
唐音	明清音系	特定的集團（佛教・通事）

（二）「訓讀」

「訓讀」是一種「義通換讀」。

我們使用漢字書寫日語時，如不將它作為表音文字（即原先的表語文字），我們就不得不掌握一種新的手段。比如我們祖先若要將意思為 mountain 的日語 yama 用漢字表達，可以在漢語詞彙系統中選擇意思相同的「山」字。但是，如果「山」字只有 san 這種讀音（此為「山」字音讀，源於漢語 ʂən），無法直接表示日語 yama 並不恰當，所以我們祖先另外給「山」yama 這一日語式讀音。^②此讀音稱作「訓」或者「訓讀」。「訓讀」在日本人使用漢字歷史上具有突破性意義。

^② 陳力衛（2009）說：「訓讀」可以理解為一種日中對譯，但是「訓」不但表示漢字的讀音，還能用來直接書寫原有的日語。這種功能「音讀」就沒有。

訓讀原本並不固定，不像當代日本漢和辭典記載的那樣整齊。林史典（1977）列舉了《類聚名義抄》（觀智院本；公元十一世紀末成書）所記載「行」、「方」、「肆」的大量訓讀，分別包含 40、37、30 種讀法。《類聚名義抄》這部辭典所匯集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實際使用的訓讀種類並沒有那麼多，但當時的情況還算是和今天不一樣。

關於訓讀的發明，筆者還要說明另一種情況。在古代日本，也有將漢字作為表音文字使用。漢字的這種用法為「萬葉假名」。「萬葉假名」使用幾種方法寫下日語，其中一種方法稱作「訓假名」。「訓假名」是使用漢字的一種訓讀，以表達某個日語詞彙。例如，「相見鶴鴨」的「鶴鴨」，其字義分別對應於日語的 tsuru {鶴} 和 kamo {野鴨}，但卻不表示鳥類名稱，而是助動詞和助詞 tsuru-kamo。^③ 此類用法可以算作一種「假借」。「假借」原是一種臨時性的書寫辦法，不過《萬葉集》裡已出現「訓假名」和某些詞之間的固定關係。例如，「秋」和「飽」一般表達 aki {秋天／滿足；厭煩}；同樣，「朝」和「麻」表達 asa {早上／麻}（林史典，1977）。從這些現象當中，我們能見到「訓讀」的萌芽。

三、「國訓」——「日本化」的過程之二

至於「義」方面，也有「日本化」現象。

日本接受漢字以後，漢語和日語各自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些變化當然涉及各個語言裡的語意系統。用某個字形（漢字）表示日語的某種語義，會有所變化，甚至變化後的語義，也可能跟該字形原有字義不一致。廣義上，此還可算作字義的「日本化」。但是，我們在此要討論的不是時間的變化，而是該字形在日語裡獲得的新義，此是由兩種語言語義系統不一致所導致的。

每個語言之間都有語義系統的不一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某個事物，如植物、動物等等，在日本有，在中國沒有（或者相反）。在此情況下，如要將這種事物用某個漢字表示，因為漢語（＝漢字）的語義系統裡沒有表示這種事物的字，所以只好勉強拿關係不太密切、或者根本沒有關係的漢字表示。反過來說，通過如此操作，某個漢字可以增加原本沒有的某個義項，此義項一般稱作「國訓」。據笹原宏之（2007）的定義，國訓為「將中國製造漢字所具有的字義，在日本引申、派生和轉化的義項」。

據坂詰力治（1987）分析，國訓可分為以下三種：

^③ tsu > tsuru 是表示完成的助動詞，kamo 是表示感嘆的文末助詞。

① 據漢字字形，日本獨自加以解釋。

 偲 咄 社 沖 掙
 椿 萩 鮎 鵠

例如，「偲」，《詩·齊風·盧令》：「其人美且偲。」《毛傳》：「偲，才也。」《鄭箋》：「才，多才也。」日語「偲」字表示「回憶」的意思。

② 由漢字原有字義轉用。

 森 唄 串 呆 淋

例如，「森」，《說文》林部：「木多貌。」日語「森」字表示樹木高聳繁密的地方。

③ 據漢字原有字義，增加新的義項。

 調 預 儲 砌

例如，「調」（去聲）的原有意思為歌曲的樂律（日語 shirabe），在日語獨自引申為調查的意思（也是日語 shirabe）。

但是有時候「國訓」和「國字」（在日本創造的漢字，見後）比較難以分別。對於上述「椿」和「鮎」這兩個字，笹原（2007）指出它們具備在日本創造的可能性。笹原先生認為，此可能是日本人曾經將兩個部件，「木」和「春」以及「魚」和「占」，以「會意」的造字原則結合，而創造了這兩個新字；不過湊巧的是中國也已經存在著同一結構的這兩個字而已，彼此間的字義並無聯繫。^④我們需謹記「國訓」和「國字」之間的界限，有時候會劃分不清。

四、「異體字」和「國字」——「日本化」的過程之三

（一）「異體字」

現代人一般受印刷字體的強力拘束。但是，在印刷字體尚未具有強力規範性的時候，經常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異體字，此情況在日本和中國並沒有什麼兩樣。

例如，林史典（1977）指出，早在公元七六二年抄寫的《金光明最勝王經》（西大寺本）裡出現如下的異體字（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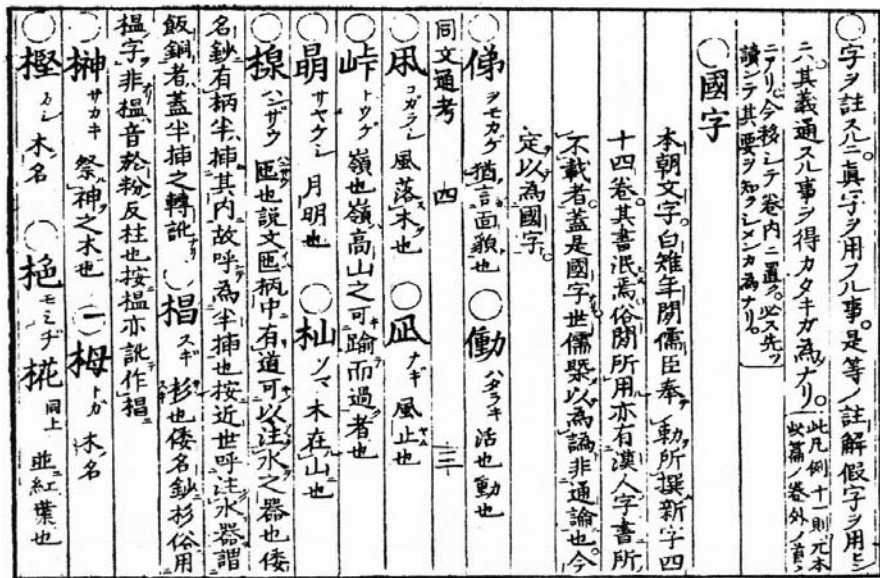
^④ 各個語言裡，「椿」和「鮎」分別表示樹木和魚類的名稱，但具體所指是不一致的。

根據坂詰力治（1987）的統計，十七世紀以降關於國字的專著中，所認定的國字數目如下：

中根元珪《異體字辨》（1692年序文）	89字
貝原益軒《續和漢名數》（1695年刊行）	26字（舉例性）
新井白石《同文通考》（1760年刊行）	81字
伴直方《國字考》	119字
岡本保孝《倭字攷》	168字

還有，諸橋轍次主編的《大漢和辭典》（第一版，1955-1960年）收錄141個國字。但是未將《同文通考》（圖三）所收的8字，和《國字考》所收的27字認定為國字，可能是因為他在中國古代文獻或字典裡找到這些字的緣故。另外，他蒐集了50多個新的國字，其中包括「甴」、「𠂔」等表示西方度量衡的字。

國字的鑑別和認定，即漢字和國字的分類問題，是難度比較高的一項工作。這是因為以往的研究，都對國字本身的理論性問題，和每個國字的歷史和使用環境等具體問題缺乏根本認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笹原宏之先生的一系列研究。



圖三：《同文通考》卷四，「國字」（書影作者提供）

針對此問題，笹原先生提出一種方案（笹原宏之，2007，頁44）。^⑤

^⑤ 表中的讀法，如 tsumeru 是由筆者補入。讀法①②，對應於下面的各個義項。括號內的讀法日語不採用。

例字	鳥	詰	偲	柩	畠
形	漢	漢	漢	漢	和
音	漢	漢	—	—	和
訓	漢	漢	和	和	和
義	漢	和	和	和	和
用法	漢	和	和	和	和
名稱	漢字	漢字 tsumeru ① + 国訓 tsumeru ②	漢字 (tsuyoi) ① + 国訓 shinobu ②	漢字 (hitsugi) ① + 国訓 masaki ②	国字 hata
		①「追問」 ②「裝入；塞進」	①「強力；聰明」 ②「回憶」	①「棺；柩」 ②樹木的名稱	「旱田」

根據此表我們得知，以前歸為國字的一些字當中，其實包含不是真正的國字，例如表中的「柩」字。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以前歸為國字的一些字當中，有的已不見於中國，卻在日本保存下來，例如「𠂔」和「塀」。笹原先生稱它們作「佚存文字」，認為這些字應該跟真正的國字區分開來。

笹原先生還運用「同字暗合」和「別字衝突」這兩種概念指出，日、中之間可能發生字體的偶然性一致。他以為這些概念對國字的鑑別和認定不可或缺。

〔補充〕笹原先生的國字分類法如下：

國字分類法	例字
① 全國性文字	「働」
② 地域性文字（地域文字；方言文字） 表示方言 表示共同語	「囁」 「轄」
③ 社會性文字（位相文字；社會方言文字） 表示社會方言 表示共同語	「研」 「軋」
④ 個人性文字（個人文字） 表示個人用詞 表示共同語	「偲」 ^⑥ 「僣」

⑥ 跟中國原有的漢字（「偲偲」，力耕貌）偶然衝突。

参考文献

坂詰力治 (SAKADUME Rikiji)

1987 〈国字〉，《漢字講座 3・漢字と日本語》，東京：明治書院。

林史典 (HAYASHI Chikafumi)

1977 〈日本における漢字〉，《岩波講座・日本語 8・文字》，東京：岩波書店。

沼本克明 (NUMOTO Katsuaki)

1986 《日本漢字音の歴史》，收入《国語学叢書・10》，東京：東京堂出版。

笹原宏之 (SASAHARA Hiroyuki)

2007 《国字の位相と展開》，東京：三省堂。

陳力衛

2009 〈日本語と漢字 (1) (2)〉，《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